

尋找英雄

楊哲銘/台北醫學大學

2003年SARS橫掃亞洲，台北市立和平醫院是臺灣地區第一所因為SARS被全院封鎖的醫院，經完全清空、隔離、消毒，本來要規畫做為SARS專責醫院，不過和平醫院的精神科醫師們在2003年母親節前夕聯署發表一篇「叫我們和平英雄太沉重！」的聲明書，呼籲政府給和平醫院人員足夠的時間修復創傷，文中寫道：「和平這場浩劫戰爭中，匯集了全國的力量一起對抗SARS，但是對於我們這群硬被推上前線的和平員工，在那8至14天的失去自由，又身陷不明之生命陷阱中，除了工作還要克服心中的恐懼，若一生病就再也



見不到自己深愛的家人及朋友，不是深陷其中真的難以體會那種孤單、害怕與恐懼，它不是921、它不是911，那種撕裂的創傷需要時間來克服，畢竟我們走過那場浩劫，我們深信生命仍可以是璀璨的，但請給我們時間！

有多少人會因這場浩劫而減少「生命力」？有多少「存活率」？這場SARS及和平創傷事件，讓我們這近1100多人的生命熱誠受到多大的傷害？也許這心理的創傷已如肺部纖維化般在侵蝕我們大家，請不要再用「英雄、金錢、勳章」等法西斯圖騰來建構我們同仁。

不要把人簡化到剩下「金錢、英雄、責任」，我們不想當「再世媽祖」，我們是只想好好當個「社會人」，存在的取向是快樂、和善、自信、創意及堅定。這場浩劫把它們帶走，請給我們時間修復！我們的下半輩子仍需要它」。

英雄或許是一種罕見的人物，但是人們期待並憧憬英雄。也在2003年，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推出的武俠片「英雄」受全世界的肯定。戰國末年，秦王意圖一統天下，六國俠義之士莫不以刺殺秦王為首要目標，大家耳熟能詳的「荊軻刺秦王」，就是將在易水訣別而去的荊軻視為英雄。張藝謀以全新角度去詮釋「刺秦」這個主題，劇中的頂尖刺客，殘劍、飛雪、長空、無名，無不以刺秦為畢生之志，但在多次搏鬥之後，卻悟出了秦王不可殺的道理，因為秦王一統天下可以減少六國彼此間的征伐，使天下百姓免於連年烽火，因此故事到末了，最了解秦王拯救天下蒼生胸懷的居然是刺客。到底刺客是英雄還是秦王是英雄？三國演義第21回中對英雄的詮釋是：「夫英雄者，胸懷大志，腹有良策，有包藏宇宙之機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」。看來秦王和刺客都算得上是英

英雄，也許不是每一位醫療人員都是英雄，但醫療人員之中一定有英雄的存在。

SARS的來襲造成全世界的恐慌，是對全人類的考驗，卻更是檢視醫療人員風格的時候，不論是在北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多倫多、台北都流傳著許多醫護人員可歌可泣的故事，醫療界也不斷的被提醒要效法史懷哲和南丁格爾的精神，不過大家只是朗朗上口，不見得真的知道他們的生平事略，不要說是一般社會大眾，恐怕連許多醫療人員都不是很清楚前人何以偉大。

史懷哲，德國人，生於1875年，死於1965年，集醫學家、神學家、哲學家、音樂家、人道主義者的身分於一身。擁有三個博士學位，精通數國語文，到了38歲完成習醫，西元1913年前往非洲，在蠻荒叢林中行醫達五十餘年，曾獲1953年諾貝爾和平獎，著有耶穌生平的研究、文明的哲學、原始森林的邊緣等書。

史懷哲最為人稱道的不是他的博學多聞，而是他人道關懷的精神。史懷哲有感於白人在非洲欺壓黑人造成悲慘的生活，他想要幫助這群可憐人，以求為白人的行為稍做補償。非洲的蘭巴倫在二十世紀初期還是一個貧窮落後、傳染病叢生的地區，方圓百里之內沒有一個醫生，當地人生病只有靠傳統巫師作法，史懷哲以大無畏的精神在當地與酷熱、瘟疫搏鬥成為他們的救星。當史懷哲於1913年到達蘭巴倫時，非洲人以鼓聲宣告：「白人巫醫來了」，1965年當他病逝非洲時，伴著鼓聲傳佈的訊息是：「我們的爸爸死了。」

南丁格爾生於1820年。南丁格爾家族在英國是有名的大地主，她的父親是一位旅行家，旅居歐洲各國，所以南丁格爾出生於義大利不是英國。當時的上流社會終日嘻笑玩樂，每天看戲跳舞、宴會應酬，但是南丁格爾卻感到無奈，認為這樣的生活枯燥沒有意義，她熱切盼望以服務來充實生命，而她認為護理工作正可以提供這樣的機會。

在那個時代，女孩子外出工作就會被人看不起，再加上當時護士被視為最卑賤、污穢的工作，因為當時對護士的刻板印象是沒受過教育、舉止粗魯的老婦人，毫無專業形象，所以南丁格爾的母親極力反對她從事這樣的工作。1851年，南丁格爾的姊姊因病要到波希米亞的卡魯斯巴特溫泉療養，於是她利用這個機會要求母親讓她到德國凱薩維斯學習護理，因禁不住她的一再請求，於是答應讓她暫時去護理學校，南丁格爾終於進入了專門的護士學

校，但是她發現當時護理學校所教的並不是非常豐富的醫學知識。

1853年，南丁格爾在倫敦哈雷街的療養院中擔任督導的工作。同年十月，俄國向土耳其發動歷史上著名的克里米亞戰爭，主要戰場在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，英、法軍傷亡慘重，而且流行病也在部隊中蔓延，可是醫療作業又不佳導致死傷擴大，軍務大臣赫伯特於是力邀南丁格爾前往援助，明知戰場是險地，她還是義無反顧的前往。

當她到達野戰醫院後看到的種種情況，簡直像是個人間地獄，於是南丁格爾開始了改革計劃，南丁格爾的見地開創了現代護理專業的先河，她的愛心和專業是受後世景仰的主要原因，但因過度勞累，曾一度得了克里米亞熱病，痊癒後便不再有強健的身體，不過直至1910年仁慈的克里米亞天使才與世長辭。

這次的SARS疫情引發了醫療工作是一種天職？一種職業？還是一種志業？的諸多爭論，社會大眾視醫療工作是一種天職，所以醫療人員應該隨時存有捨己救人的打算；許多醫療人員卻看自己投身的工作也不過是一種職業，既然只是一種職業，也犯不著為五斗米賠上自己的性命。說天職太沉重，但如果說醫療只是論斤論兩的工作也未免輕蔑，所以有人提出醫療是一種志業的觀點，醫療人不是天生就是醫療人，但是一旦立志投入醫療業時，就應該視為終生之職志生死相隨。

醫療人員也是人，固然沒錯，但是千萬不要忘了醫療人員是「醫療人」，不是一般人，醫療人負有不同於一般人的義務和社會責任，醫療人員之所以受到社會的敬重就是因為醫療人負擔的特殊責任，社會大眾期待醫療人重視病人的生死更甚於關心自己的安危。史懷哲有一句名言：「我的認知是悲觀的，但我的心願和希望是樂觀的」，也許不是每個人都是英雄，但就像是張藝謀憧憬英雄一樣，醫療界也期待有「生為醫者死為醫魂」胸襟的醫療英雄。